

十一

廿二史劄記下

廿二史劄記卷三

陽湖趙翼雲松著

五代史

五代樞密使之權最重

唐中葉以後始有樞密院。乃官宮在內廷出納詔旨之地。昭宗末年朱溫大誅唐宦官。始以心腹將元暉為唐樞密使。此樞密移於朝士之始。溫篡位改為崇政院。敬翔李振為使。凡承上之旨皆宣之宰相。宰相有非見時而事當上決者。則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然是時止奉謀議於中。尚未專行事於外。至後唐復樞密使之名。郭崇韜安重誨等為使。樞密之任重於宰相。宰相自此失職。見歐史郭崇韜傳贊今按唐莊宗時崇韜為使。明宗時安重誨為使。晉高祖時桑維翰為使。漢隱帝時郭威為使。當崇韜為使時。宰相豆盧革以下皆傾附之。以崇韜父諱宏遂奏改宏文館為崇文館。重誨為使時。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悞衝其前導。重誨即臺門斬延悞而後奏。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重誨與任圜不協。則因朱守殷反即誣圜通謀而先殺之。忌潞王從珂則嗾其部將楊彥溫逐出之。明宗遣藥彥稠致討。命生致彥溫欲親訊其由。而彥稠希重誨旨即殺彥溫以滅口。宰相馮道等亦希重誨意數言從珂失守宜坐罪。明宗不聽而止。郭威為使時。率兵平三叛歸。西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守恩官已使相肩輿出迎。威怒之即以頭于命白文珂代之。守恩方在客次待見。而吏已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

恩遂罷。可見當時樞密之權等於人主。不待詔敕而可以易置大臣。其後出鎮魏州史宏肇又令帶樞密使以往。蘇逢吉力爭之不得。於是權勢益重。遂至稱兵犯闕。莫不響應也。

五代姑息藩鎮

唐自失河北後。河朔三鎮朝命不行。已同化外羈縻。至末季天子益弱。諸侯益強。朝廷尤以姑息為事。卒至尾大不掉。區宇分裂。鼎祚遽移。梁祖以梟桀之資。驅策羣下。動以誅戮從事。如氏叔琮。朱友恭。王重師。朱珍。鄧季筠。胡規。黃文靜。李讓。李重九。范居實等。皆披堅執銳。為開國功臣。一有疑忌。輒斬艾隨之。固未嘗稍事含忍也。及末帝即位。漸不能制其下。楊師厚在魏博。朝廷常有隱憂。而不敢過問。師厚死。乃私賀於宮中。華溫琪為定昌節度使。奪人妻為其夫所告。帝下詔曰。若便行峻典。謂予不念功勳。若全廢舊章。謂予不念黎庶。為人君者。不亦難乎。乃召溫琪入為金吾大將軍。此可以見其曲事調停。略無威斷矣。莊宗登極。歷年未久。明宗嘗因諸侯。師吏驕恣。杖遣示懲。可謂能整飭紀綱者。自唐末諸藩之師吏在京者。每御史上事。皆至客。師吏入見。文紀據林端。旁臺吏通名。贊拜而出。皆愧怒。明宗聞之。問趙鳳。鳳即吏何官。曰然。姑息。知縣。發遣。知後之流也。明宗曰。然則吏卒耳。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見文紀傳。然姑息之弊。實起於是時。高季興擅竊夔州。帝遣西方鄴討之。以霖潦班師。李勣超據夏州。不受代。帝遣安從進討之。以烏糧不繼。班師。安重誨。盧孟知祥據蜀。遣李嚴往監軍。知祥即斬嚴以叛。嚴董璋與知祥分據兩川。攻陷遂州。二州。帝遣石敬瑭討之。又以饑餉不給。引還。帝遣人往諭璋。改過。璋不聽。傳知祥抗命既久。范延光奏曰。陛下若不屈意招撫。彼亦無由自新。帝曰。知祥吾

故人也。撫之何屈意之有。乃以詔賜知祥。知祥始止表謝。

明宗紀及知祥傳

是明宗之於強藩已多

包容不能制馭矣。至石晉尤甚。幾有冠履倒置之勢。楊光遠奉命討范延光。兵柄在手。以為晉

祖畏已。輒干預朝政。或抗有所奏。晉祖亦曲意從之。

光遠傳

張彥澤為節度使。所為不法。從事張

式諫不聽。出奔。彥澤使人面奏。謂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晉祖亦不得已與之。

彥澤傳

朝廷之

尊反為臣下所脅制。然此猶事之小者也。安重榮在鎮州。以晉祖厚事契丹。數加非笑。謂詔中

國以事外蕃。上表欲興兵攻契丹。并執契丹使者。馳書各鎮。謂契丹貪傲無厭。將與之決戰。帝

諭止之。不從。重榮謂帝無如之何。遂與襄州安從進謀反。

重榮傳

從進在襄州。南方貢輸道襄者

輒留之。帝欲徙之青州。使人告以虛。青州以待從進曰。移青州在漢江。南即赴任。帝亦優容之。

從進傳

威令不行。武夫悍將桀傲至此。固由於兵力不足以相制。然周世宗登極後。諸鎮咸惕息

受驅策。則又不繫乎兵力之強弱。而制馭天下自有道矣。

五代藩郡皆用武人

五代諸鎮節度使。未有不用勳臣武將者。遍檢薛歐二史。文臣為節度使者。惟馮道暫鎮同州。

桑維翰暫鎮相州。及秦寧而已。兇豎積功。恃勳驕恣。酷刑暴斂。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乃至

不隸藩鎮之州郡。自朝廷除刺史者。亦多以武人為之。歐史郭延魯傳。謂刺史皆以軍功拜。論

者謂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為害不細。薛史安重榮傳。亦云

自梁唐以來。郡牧多以勳授。不明治道。例為左右羣小所惑。賣官鬻獄。割剝蒸民。誠有慨乎其

言之也。故雖以唐明宗之留心吏治懲貪獎廉。吏有犯贓輒置之死。曰貪吏者民之蠹也。鄧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贓污論死。又嘗下詔褒廉吏石敬瑭安從阮張萬進孫岳等以風厲天下。然出身軍伍本不知撫循風氣已成淪胥莫挽。相里金傳云。是時諸州刺史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為沂州刺史獨禁部曲不與民事。厚加給養使主家務而已。此亦非有循績可紀。而當時已以金為治行之最。則民之罹於塗炭可知也。自宋太祖易以文臣牧民。而後天下漸得甦息。歷代因之皆享國久長。民不思亂。豈非設官立法之善有以出水火而登之衽席哉。

五代藩帥劫財之習

五代之亂。朝廷威令不行。藩帥劫財之風甚於盜賊。強奪枉殺無復人理。李匡儔為晉軍所敗遁深州。隨行輜重妓妾奴僕甚眾。滄帥盧彥威殺之於景州。盡取其貲。晉紀張筠代康懷英為永平節度使。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貲。有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多得珍寶。筠又殺威而取之。筠弟錢守京兆。值魏王繼岌滅蜀歸。而明宗兵起。錢即斷咸陽橋。繼岌不得還。自縊死。遂悉取其行橐。先是王衍自蜀入京。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於途。延嗣盡得衍貲。至是明宗即位誅宦者。延嗣亡命。錢又盡得其貲。由是筠錢兄弟皆擁貲鉅萬。傳馬金節敗南唐將史承裕於獻闕下。承裕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將軍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許。而後就刑。金節懼遂殺

高允權為延州令。其妻劉景巖孫女也。景巖家於延。良田甲第甚富。允權心利之。乃誣

景崇反而殺之。

光推

李金全討安州。至則亂首王暉已伏誅。金全聞其黨武彦和等為亂時起

皆無算。乃又殺而奪之。

傳金全

張彥澤降契丹。奉德光命先入京。乃縱軍大掠。又縊死桑維翰。悉

取其貲。

傳彥澤

成德節度使董溫其為契丹所據。其牙將秘瓊殺其家而取其貲。瓊為齊州防禦

使。道出於魏。范延光伏兵殺之。以戊卒候殺間。後延光叛而又降。學其幣歸河陽。楊光遠使子

承勳推之墮水死。盡取其貲。

傳延光

楊光遠後亦叛而復降。其父史惠取其寶貨名姬善馬獻李

守貞。

傳光遠

歐史謂瓊殺其取其貲。延光殺瓊而取之。延光又以貲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

能有也。可見天道報施。雖亂世亦不爽。且多財為害。亂世尤易召禍。白再榮在鎮州。劫奪從契

丹之官吏。鎮人謂之白麻答。及歸京師。遇周祖兵入。軍士至其家。悉取其財。已而前啟曰。我輩

嘗事公。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見公乎。乃斬之而去。

傳再榮

則以人事言之。非分取財更殺身之

道也。

五代幕僚之禍

五代之初。各方鎮猶重掌書記之官。蓋群雄割據。各務爭雄。雖書檄往來。亦恥居人下。視同若

并。於此觀其國之能得士與否。一時遂各延致名士。以充其府。如李襲吉為李克用書記。克用

討王行瑜而不得入覲。襲吉為作表云。穴禽有羽。聽舜樂。以猶求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

宗大嘆賞之。又為克用修好於朱溫。中有句云。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

溫謂敬翔曰。李公十絕一得。乃得此名士。若吾之智算得。襲吉之筆才。虎傅翼矣。由是襲吉之

名大著。是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準。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要上其後馮道由書記入相。桑維翰由書記為樞密使。固華要之極選也。

其後馮道由書記入相桑維翰由書記為樞密使固華要之極選也

然藩鎮皆武夫恃權任氣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理戕害鄭準為荆南成汭書記以語不合

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理戕害。鄭準為荆南成納書記。以語不合。

解職去。內怒潛使人殺之於途。五代史補是時諸侯方重書記。已肆虐如此。此外副使判官之類更

於途五代史補是奸諸侯方重書記已肆虐如此此外副使判官之類更

何論矣。今見於薛歐二史者。西方鄴爲節度使。所爲非法。判官譚善達數諫之。鄴怒。誣以事下。

者西方鄴為節度使所為非法判官譚善達數諫之鄴怒誣以事下

獄死罪襄州節度使劉訓以私忿族訓使胡裴誣以欲謀亂也。人士寃之。傳訓房知溫為節度使。

以私忿族訓使胡裴誣以欲謀亂也。人士寃之。傳房知溫為節度使。

多縱其左右排辱竇儵知溫高行珪為節度使性貪鄙副使范延策諫之乃誣奏延策謀叛并

溫
高行珪為節度使性貪鄙副使范延策諫之乃誣奏延策謀叛并

其子殺之。行周傳高行周鎮鄴城。其副使張勳。一言不合。為行周所奏。詔即處斬。行周傳王繼宏鎮

郭城其副使張鵬一言不合為行周所奏詔即處斬行周傳王繼宏鎮

相州殺判官張易以訛言聞。是時藩郡凡奏刑殺皆順其命。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禮。重足一

間是時藩郡凡奏刑殺皆順其命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禮重足一

跡事之猶不能免禍。漢紀而尤慘者張彥澤鎮彰義為政苛暴掌書記張式諫之彥澤怒引弓

而尤慘者張彥澤鎮弘義為政苛暴掌書記張式諫之彥澤怒引弓

走而免遂出奔彥澤使二十騎追之曰不來即取其頭來式至鄆州節度使李周為奏

使二十騎追之曰不來即取其頭來武至郾州節度使李周為奏

之語而云廣州廖學憲以人得武令胡晉祖不得已與之廖學乃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

式爲胡音祖不得已與之彥澤乃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

按下列諸幕客有闕徹者使酒怒目謂

按下以謂幕客有闕徹者使酒怒目謂

[illegible]

下疏者未有七類區轄不引滿自罰

厚由是觀之士之生於是時者繫于絆足動罔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

題之士之生於是時名繫于絆足於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

五代橫征無藝。洪容齋隨筆記。朱溫以襄門一鎮力征而得天下。士雖苦戰。民則樂輸。末帝與唐莊宗對壘於河上。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由賦歛輕而田園可戀故也。及唐莊宗任吏人孔謙為三司使。峻法以剝下。厚歛以奉上。於是賦歛日重。而愚代因之。今即據鹽麴二事可見其大概也。凡鹽鐺戶應納鹽稅。每斗折納白米一斗五升。晉初始令折錢收納。鹽戶所納如此。鹽價之貴可知也。海鹽界分。每年收錢一千七萬貫。以區區數十州之地而收價如此。其價更可知也。每城坊官自賣鹽。鄉村則按戶配食。依田稅輸錢。其私販之禁。十斤以上即處死。刮鹹煎鹽者。不論斤兩皆死。凡告者十斤以上賞錢二十千。五十斤以上三十千。百斤以上五十千。其法令之嚴可知也。晉高祖知鹽貴之病民。乃詔計戶徵稅。每戶自一十至二百文分五等。聽商人販鹽。民自買食。一時頗以為便。出帝時又令諸州郡稅鹽。過稅斤七錢。住稅斤十錢。蓋已按戶徵鹽錢。不便改法。乃又加徵商稅。使利歸於官也。漢乾祐中。青鹽一石抽稅一千文。鹽一斗。是又加重於出帝時矣。周廣順中。始詔青鹽一石抽八百文。鹽一斗。白鹽一石抽五百文。鹽五升。然鹽價既因抽稅增貴。而按戶所徵之鹽稅又不豁免。是一鹽而二稅。民益苦之。此鹽法之大概也。其酒麴之禁。孔循曾以麴法殺一家於洛陽。私麴五斤。明宗乃詔鄉村人戶於秋田苗上每畝納錢五文。聽民自造麴釀酒。其城坊亦聽自造而權其稅。長興中又減五文為三文。尋仍詔官自造麴。減舊價之半。賣民釀酒。漢乾祐中。私麴之禁不論斤兩皆死。周廣順中。仍改為五斤以上。然五斤私麴即處極刑。亦可見法令之酷矣。此麴法之大概也。

即此二事峻法專利民已不堪命况賦役繁重橫征百出加以藩鎮之私斂如趙在禮之拔釘錢每戶一千劉錫之加派秋苗每畝事錢三千夏苗畝二千民之生於是時者可勝慨哉

五代濫刑

五代亂世本無刑章視人命如草芥動以族誅為事梁祖以舊怨使人族王師範於洛師範設席與宗族飲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然恐少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命少長以次就戮師範傳

唐莊宗既滅梁詔梁臣趙巖等並族於市除妻兒骨肉外其疎屬僕隸並釋莊宗紀又命夏魯奇

族誅未友謙於河中友謙妻張氏率其家屬二百餘口見魯奇曰請別骨肉無致他人橫死友謙傳

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謀叛既伏誅又集其黨三十人並族之并誅滑州長劍等軍士數百

人夷其族明宗紀漢三司使王章被殺有女適張貽肅病已踰年扶病就戮章傳是族誅之法凡罪

人之父兄妻妾子孫并女之出嫁者無一得免非法之刑於茲極矣而尤莫如漢代之濫史宏

肇為將麾下稍忤意即搥殺之故漢祖起義之初宏肇統兵先行所過秋毫無犯兩京帖然未

嘗非其嚴刑之效隱帝時李守貞等反京師多流言宏肇督兵巡察罪無大小皆死有白晝仰

觀天者亦腰斬於市凡民抵罪宏肇但以三指示吏吏即腰斬又為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

於是無賴之輩望風逃匿路有遺物人不敢取亦未嘗非嗜亂之法然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是

非但云有犯即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軍吏因之為奸嫁禍脅人不可勝數故相李崧之

弟嶼有僕葛延遇乾沒嶼貲嶼責之延遇遂告崧嶼通李守貞謀反坐是族誅何福進有玉枕

遣奴賣之江南。奴隱其價，福進答之。奴即誣告福進通吳宏肇，執治福進。舊市帳下分取其長子而籍其家財。於是前資故將之家，姑息僮奴，無復主僕之分。宏肇此京師之濫刑也。蘇逢吉為相，以天下多盜，自草詔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盜無族誅法，况鄰保乎？乃但去族字。由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人皆盡。衛州刺史葉仁魯帥兵捕盜，有村民十數方逐盜入山，仁魯并疑其為盜，斷其脚筋，宛轉號呼而死。逢吉劉銖立法深峻，左右有忤意，即令人倒曳而出，數百步，體無完膚。每杖人，雙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如其歲數，謂之隨年杖。錄此又藩郡之濫刑也。毒痛四海，殃及萬方。劉氏父子二帝享國不及四年。楊史蘇劉諸人亦皆被橫禍，無一善終者。此固天道之報施昭然而民之生於是時不知如何措手足也。

五代諸侯貢奉多用鞍馬器械

用兵之世，武備是亟。故五代藩鎮貢獻多以鞍馬器械為先。梁紀開平二年，大明節，內外臣僚各以奇貨良馬上壽。清明宴以鞍轡馬及金銀器為獻者殆千萬。午日獻者巨萬馬三十蹄已又詔諸道進獻不得以金寶裝飾戈甲劍戟。至於鞍勒亦不用塗金及雕刻龍鳳。可見是時貢獻專以戎備為重也。歐史云：自唐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計。其來朝奉使買宴贖罪無不出於貢獻云。今按莊宗甫滅梁，河南尹張全義即進暖殿物後遂寵冠羣臣。命劉皇后拜之為父。自是貢獻貨財之風大起。明宗南郊詔兩川進助郊禮。

物五十萬則并有明下詔徵者矣

明宗紀

開成中任國奏故事貢獻雖以進馬為各卻將綾絹金

銀折充馬價今乞從之

五代會要

則并明令折價矣晉天福三年諸鎮皆進物以助國及高祖崩節

度使景延廣李守貞郭謹等皆進錢粟助作山陵

晉紀

蓋後唐以後又無不用財物也然進戎備

之例亦未停止周太祖詔諸州不得以器械進貢先是諸道州府各有作院課造軍器逐季搬

送入京既留上供錢帛應用又於部內廣配土產物民甚苦之除上供軍器外節度使刺史又

多私造以進貢為名悉取之於民至是始罷之

周本紀

貢獻專以戒器馬四似亦適於時用而非

無名乃其害已如此何況唐晉之竭民財以充進奉也

按是時又有以進獻而免禍得官者

袁象先在梁時鎮宋州積貲十萬入唐革其貲貽將相奉宮闈遂有寵其卒也長子正辭當唐

廢帝時進其父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祖時又獻五萬緡求為真刺史乃拜雄州雄州在靈

武西傳

正辭不欲行復獻數萬緡乃得免出帝時又獻三萬緡帝欲與內郡未授而卒

昭鎮昭義妻楊氏善積貲嗣昭夾城之圍多賴以濟嗣昭歿子繼韜謀反遇赦入朝楊氏以銀

數十萬隨之行厚賂皇后及伶人宦官遂得解莊宗轉寵繼韜又一子繼忠家於晉陽貲尚鉅

萬晉祖起兵時貸以充用既入立甚德之以繼忠為沂棣單三州刺史楊氏平生積貲嗣昭父

子三人皆賴之

嗣昭傳

房知溫恩諸鎮節度積貲鉅萬其卒也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

萬匹金百兩銀千兩遂拜沂州刺史

溫傳

歐史所謂功臣大將死子孫率以家財求刺史物多

者得大州善地蓋是時風氣如此

溫傳

寵待功臣改賜鄉里名號

新唐書朱滔將叛劉怱諫之曰司徒兄弟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不朽業也云云是唐時寵待功臣本有賜鄉里名號之例按劉子元傳好著述封居巢子兄弟六人俱有才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然則改鄉里名號本民間所尊與之舉及唐末而益盛唐昭宗以朱溫有功封沛郡王詔改其鄉錦衣里為沛王里梁而朝廷因之

開平中錢鏐奏改其所居臨安縣之廣義鄉為衣錦鄉俱見此皆出於特恩也唐長興元年詔羣臣職位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者並與改鄉里名號則并著為成例矣後唐晉天福三年詔

帶使相節度使者自楊光遠以下七人並改鄉里名號又詔宰臣趙瑩桑維翰李崧亦改鄉里名號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本貫汴州浚儀縣王畿鄉表節坊詔改為擁旌鄉浴鳳里晉馮道長

樂老傳自敘因官貴勅以其所生來蘇鄉改為元輔鄉朝漢里改為孝行里後於河南置宅又

勅其所居三州鄉改為上相鄉靈臺里改為中台里及官益進又改上相鄉為太尉鄉中台里

為侍中里此隨官而屢改也天福四年中書奏以太原潛龍莊改為慶長宮使相鄉改為龍飛

鄉都尉里改為神光里使相都尉名號蓋皆未即位前所賜至是又改焉觀馮道之隨官改鄉

名則帝王潛邸自亦宜改稱矣

宋史

宋史各傳迴護處

李綱

呂好問

韓世忠

張浚

葉夢得

胡安國

劉一止

何鑄

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奉之宋朝國史而宋國史又多據各家事狀碑銘編綴成篇故是非六

不可盡信者。大奸大惡如章惇呂惠卿蔡確蔡京秦檜等固不能諱飾其餘則有過必深諱之。即事蹟散見於他人傳者而本傳亦不載。有功必詳著之。即功績未必果出於是人而苟有相涉者亦必曲為牽合。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詳著其善於本傳錯見其惡於他傳以為善善長而惡惡短也。蓋宋人之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談遺事之類流傳於世者甚多。皆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者自必揚其善而諱其惡。遇有功處輒遷就以分其美。有罪則隱約其詞以避之。宋時修國史者即據以立傳。元人修史又不暇參互考証而悉仍其舊。毋怪乎是非失當也。昔吳縝作新唐書糾謬不旁採他書。即新唐書中自為抵牾者抉摘以資辨証。今亦仿此例摘出數十條於後。觀者可以覽焉。

李綱靖康圍城之事。姚平仲欲去營以士卒不得速戰為言。李綱主其議。令城外兵俱聽平仲節度。遂及於敗。姚平仲傳據此則却營之計李綱實與其謀。而綱傳則謂平仲密奏斫營。夜半中使傳旨使綱策應。似綱初不知者。蓋因平仲之敗以見失策不在綱。此事本載綱所著靖康傳信錄。史館即據以立傳也。

石好問靖康之變。朝臣多污張邦昌偽命。高宗以鄧肅在國城中目擊其事。令肅陳奏。肅請分三等定罪以待制。而為偽朝執政者置一等。乃王時雍徐秉哲吳玠呂好問葉衡李回共六人。見鄧傳是好問罪在一等。其欲為偽朝佐命可知也。乃好問傳不載其從逆之事。反備書諫阻張邦昌母子人位及趣邦昌遣使迎高宗等事。

韓世忠 世忠固一代名將。然少年時意氣用事亦多有可議者。王明清避亂錄。杭妓呂小小以罪繫獄。會錢塘守邀世忠飯。世忠為言而出之。連飲巨觥。攜妓以去。又明清揮麈錄。王淵有妓周氏。為趙叔近所得。陳通之亂。叔近招降之。淵遣張俊韓世忠討通。并斬叔近。以妓歸淵。淵以賜俊。俊不敢受。乃予世忠。按此二事皆出於明清所記。或因其以京口娼梁氏為妻。遂附會之。呂小小事未見他書。周氏事見宋史趙叔近傳。但言以周歸淵。不言歸世忠也。則明清所記或近於誣。至於宋史各傳。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常同劾其驕狠無忌憚。見常是時。光世部將王德擅殺世忠部將。會詔移屯。世忠遂遣兵襲其後。并奪建康守府。廨見傳及李移屯時。光世懼世忠抗其路。乃趨白鵝。世忠果遣人襲之。見劉光世傳。張浚以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因劾奏奪其觀察使。見張勝康亦劾世忠奪御器械。逼死諫臣。乃止罰金。何以懲後。見勝世忠又飲於內侍李廌之家。及傷弓。見廌傳。此皆世忠少年粗豪之過。亦不必諱。而世忠傳不載。

張浚 浚一生不主和議。以復讐雪恥為志。固屬正人。然李綱入相時。宋齊愈以附逆。使諫浚為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見高宗紀。浚又嘗薦秦檜可任大事。見趙陳東伏闕上書。已被誅。浚又奏胡珵筆削東書。以布衣扶退大臣之權。遂追勒編置。蓋浚乃黃潛善客。理則李綱客也。見藏植。浚又嘗與岳飛論呂社王德鄧瓊兵事不合。飛因解兵奔喪。歸浚奏其意在併兵。以去。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其軍事。見高宗紀。汪伯彥既貶。浚以伯彥舊嘗引已。

遂與秦檜援郊祀恩起伯彥知宣州。見汪伯彥傳今浚傳皆不載。惟殺曲端一事略見傳中。而又謂端部將張忠彥降金故下端於獄。似非枉殺者。

葉夢得 夢得初為蔡京客。京倚為腹心。嘗為京立元祐黨籍分三等定罪。後知應天府以京

黨落職。見毛注強淵明胡安國等傳建炎元年夢得知杭州軍校陳通作亂。夢得被執。見高宗紀今夢得傳不載。

胡安國 安國本秦檜所薦用。呂頤浩引朱勝非以傾秦檜。胡安國即劾勝非不當復用。安國

求去檜三疏留之。頤浩欲去檜。席益日胡安國在講筵宜先去之。蓋安國力言檜之賢於張浚

也。見秦檜傳今安國傳不載。

劉一止 一止秦檜黨也。檜置修政局。或有言局當廢者。一止與林待聘力言不可廢。見秦檜傳今

一止傳不載。

何鑄 鑄嘗與羅汝楫劾岳飛。見羅汝楫傳又嘗為秦檜劾王居正為趙鼎之黨。遂奪職奉祠。見王居正

傳。又劾張九成黨趙鼎。見張九成傳又劾廖剛與陳淵等為朋比。見廖剛傳今何鑄傳皆不載。反云治岳

飛獄力辨其冤。謂不當無故殺一大將。似能主持公道者。

李顯忠 宿州之敗。因破宿州時顯忠欲私其金帛。不以犒軍。與邵宏淵忿爭。遂致師潰。見胡

今顯忠傳乃謂宏淵欲發倉庫犒軍。顯忠不可。祇以現錢充賞。士皆不悅。遂致潰。一似顯忠之

慎重倉庫並無私意者。然論罪時顯忠之誦獨重。則其激變非無因也。孝宗紀亦云顯忠戰於

宿州。宏淵不援。顯忠失利。諸將以顯忠宏淵二將不協。遂大潰。是為顯忠誼。

安珂 珂守當塗制置茶鹽自詭興利橫斂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誅於初又置貪刻吏開書
計之門以罔民而沒其財民李士賢有稻二十石囚之半載見徐慶哀甫効珂貪黷無檢越餉

二十年焚林竭澤見袁今珂傳俱不載

史彌遠 韓侂胄用兵將危及社稷楊皇后本與侂胄有隙使榮王熾入奏寧宗不答后乃使

其弟楊次山陰結史彌遠錢象祖等謀之侂胄方早朝彌遠使中軍統制夏震率兵擁至玉津

園擊殺之彌遠等方以其事入奏帝猶不信既知其已死乃下詔罷其官然後再下詔誅之楊

皇后是時彌遠欲誅侂胄皇后皇子從中主之彌遠以告象祖李壁謂有御筆行事象祖欲奏

審壁恐遲則事泄彌遠乃使震至殺之見韓侂胄合數傳參觀是當日先誅侂胄後奏帝帝始

降旨罷其官再加誅也而彌遠傳則謂兵端既開人皆畏侂胄不敢言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

子詢即榮王入奏乃罷侂胄既而臺諫給舍交章論侂胄乃就誅召彌遠對咸和殿似乎先奏請

得旨而後行誅者此固諱其擅殺之迹而寧宗本紀亦書開禧三年十一月甲戌詔韓侂胄輕

啟兵端可罷平章事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以密命令殿前統制夏震誅侂胄於玉津園一如

彌遠傳所敘此蓋實錄書法本如是不欲以大臣擅殺見朝廷之威柄下移也則彌遠傳諱其

擅殺一節猶似有說至其擁立理宗一事則隱諱更甚寧宗自皇子詢薨後即養宗室子貴和

為皇子賜名竑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使伺皇子動靜竑嬖之一日指輿地圖曰此瓊崖州

他日當置彌遠於此又嘗書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美人以告彌遠乃陰謀立沂王子貴誠

使鄭清之傳之。寧宗崩。彌遠在禁中宣貴誠。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封為濟王。出居湖州。

王竑夫以先帝預立之儲君。擅敢廢罷。而所立者並非先帝所識之人。雖以唐宦官之定策國

老門主天子。尚不至如此之恣橫。則彌遠之罪。上通於天。無可諱飾者。乃寧宗本紀並不著其廢立之罪。但云帝崩。史彌遠傳遺詔立姪貴誠為皇子。更名昀。即皇帝位。封皇子竑為濟陽王。出居湖州。一似倉猝之際。寧宗別有遺命。而彌遠奉行。者蓋其時彌遠正柄政。史館實錄皆所監修。故書法本是如此。而彌遠傳則後人所修。應無所忌。乃亦只以寧宗崩。擁立理宗七字了此公案。而此等奸謀逆節。絕無一語載入。益可見宋舊史皆本各家表誌行狀。據以立傳。而元人修史。又悉仍其舊略。無訂正也。

賈涉 李全既降於宋。與金兵戰。涉為制置使。以朝命許殺太子者。賞節度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以所得金牌止於涉。謂殺四駙馬所得者。涉遂奏授觀察使。其實四駙馬不死也。李先死。全欲併將其軍。說稱其軍有三十虛籍。覆之可省費。涉遂付以兵將遣人覆實。全忽報詐聞。邳州有警。已遣七千人往赴矣。遂不得覆。全往山東。涉勸農出郊。暮歸。全軍在楚州者。遮道不得入。涉使人語全妻楊氏。楊氏揮之退。涉始入城。李全傳今賈涉傳皆不載。反謂李全得王璽以獻朝廷。賞以節度使。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豈知驕則至於不可勸耶。是并能駕馭羣盜矣。此傳亦必其子似道當國。日史館所立。而元人因之不改者也。

鄭清之趙鼎 端平初。宋遣將孟珙與蒙古兵共滅金。其時宋與蒙古本敦鄰好。並無嫌隙。